

清华给我无价宝

○张喜英（1972级计算机）



张喜英在清华二校门留影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自清华毕业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前，我们正值青春年华，带着美丽的清华园赋予我们的知识和梦想，迈开大步走向新的人生。而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都已进入老年。但是，每每想起五十年前的清华度过的岁月，心弦就如那锦瑟，弹出的音符都是绵绵的思念和难忘的记忆。

永远难忘1972年5月4日，来自山西榆次的我在北京火车站乘上了清华接新生的汽车。记得那时正是槐花盛开的时节，满街的槐花香气扑鼻，眼前是一条壮阔的康庄大道，我的心情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明丽，清华园用她最美丽的容颜迎接我这个山西女孩。

我开始被安排在电子系计算机专业计22班。住在十号楼，在八饭厅吃饭。当时计算机专业有两个班，计21和计22班。计

21班的学生高中生多一些，计22班的学生初中生多一些。大概两个月后，又做了调整，把两个班的部分学生对调，我就在其中，于是，我成了计21班的学生。

鉴于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学习基础薄弱所带来的问题，清华大学教改组提出了《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学习计划安排意见》。意见规定，增加半年、810学时补习文化基础。基础课实行统一领导，三年半共186周中安排教学周143周（占总周数76%）；在5434个教学学时中，建议理论课学习与实践环节（包括设计、科研等）的比例为2:1（摘自《清华大学志》）。

这样的教学安排是很合理的。我们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涯。我们和老师们都离开课堂太久了，都有紧迫感。老师们教书育人的热情和我们渴求知识的热情集聚成一股力量。老师教得认真，我们学得刻苦，每天的课程都安排得满满的。教室里的灯光一直从晚自习亮到熄灯。由于学生们基础不同，有些同学学得很吃力，有些则学有余力，于是学校就给特别吃力的同学开小班补课，还让学习好的同学与学习困难的同学组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小组。

相比于那些学习过高中课程的同学，我不是学习最好的，但我也算非常用功。多么不易的学习机会，多么好的老师，多么好的学校，我从进校的头一天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无产阶级接班人。

每个星期天，我一大早起来，吃完早



1974年学军时留影，左2手指靶心者为作者张喜英

饭后就买两个馒头，找一间空教室，一头扎进课本，把一个星期所学的课程复习一遍，整理笔记、总结归纳，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离开。这种做事认真的好习惯让我一生都受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我熟悉的工作还是陌生的挑战，我都认真对待，如此以来我才能与许多年轻的硕士、博士竞争，在竞争激烈的北美，在飞速发展的电脑行业干到退休。

在清华读书的三年半，我们经历了反击右倾回潮和“上、管、改”等多次运动。还参加了学工、学农、学军及两次开门办学。第一次开门办学是在保定无线电十四厂，这四个月的开门办学，是以一个计算器为教学模型，边学边干，一多半时间是与工人们一起干活。第二次开门办学是在1975年，王尔乾老师带领我们班六位同学到北京器件二厂毕业实践。我本来没有过高的期望，不过深深感谢王尔乾老师，他为我们开辟了吸收新知识的新课堂。他给我们介绍了当时十分先进的摩托罗拉和英特尔的产品，并带我们做模拟电路。后来当许多老大学生（清华老六届）听说我在1975年已经接触到世界最前沿的集成电路产品时，都很吃惊。

我在清华读书工作将近十年，这十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我像一块海绵，清华就是知识的海洋，只要我肯学，不会学不到知识。自1973年10月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考试的压力。虽然上课的时间被各种政治活动无情地侵吞，但是，讲课的老师还是十分认真地为我们传授知识，他们一再强调要培养两个能力，一个是自学能力，一个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认为，正是这两个能力的训练，让我在毕业后的工作中无畏于任何挑战。

我留校后，先给王尔乾老师当助教。王老师生动活泼、风趣的讲课方式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刻苦钻研、认真负责的精神也对我影响很大。那时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十几平米的一间小屋里，每次我晚饭后去他家，总是看见他坐在写字台前读书钻研。他给学生教授集成电路课程，我做辅导老师。为了培养我的讲课能力，他让我上大课。每次我上课前，他都仔细审阅我的备课笔记，我上课时他在下面听。上完课后他给我点评，指出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在他的帮助下，我的授课能力显著提高。

1977年秋，我给李三立老师做助教。李老师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博古通今，遇事爱动脑筋，爱琢磨。李老师自小在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书，英文很好。他为计51、计52两个班教授脉冲数字电路课程。课程进行了仅仅一个多月时，张维副校长要访美，带着李老师当翻译。当时计51班的辅导老师是“文革”中毕业留校的教师李超靖，我是计52班的辅导老师。李三立老师走后，两个班的大课便由李超靖来上。但是，由于李超靖太原的家里突然出

了急事，不得不暂时离开。他走后，这两个班的大课、小课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这时候，我的自学能力和讲课能力就凸显出来。我不但完成了脉冲数字电路的教学，还通过自学利用晚上时间给计52班的学生补能带理论等课程。学生们对我讲的课评价很好，教研室主任也在教研室会议中表扬了我。

在清华的那些年，清华人的踏实肯干、认真严谨、刻苦钻研、自强不息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凭着这种精神，我在工作上渐入佳境。自己编写和与人合作出版了七本计算机方面的书籍。在中央电视台四频道讲课100多学时。多次被全国各地许多单位邀请去讲课。1990年到新加坡后，先在新加坡国家经济发展局属下的自动化应用中心开发自动控制方面的软件。后来在日本小松亚洲总部开发自动化仓库的软件。1997年移民加拿大多伦多，先在一家小公司工作，后来到了一家国际金融软件开发公司，以48岁的年龄进入金融软件行业，靠自学、刻苦钻研开发股票和互惠基金交易软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面对新的挑战，我从来都没有退缩过，这种自信就来



张喜英（右）工作照

自在清华培养出的能力。为此我永远感谢清华，感谢清华的老师。

除了工作能力，我在清华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阅读了许多世界名著。当时清华图书馆第二阅览室有一个陈列柜，陈列着许多世界名著。陈列柜锁得紧紧的，我只能望书兴叹。有一天，当我望着这些书时，看到了书脊上的图书索引编号，突发灵感，抄下了书的索引号，拿到借阅台，居然借出来了（“文革”以来，借阅台撤掉了这些书的索引），这使我欣喜异常。我用这种方法读了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狄更斯、福楼拜、罗曼罗兰、大仲马、小仲马、肖洛霍夫、契科夫、马卡连科等许多大家的名著。我深刻地体会到读书的厚度实实在在地影响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宽度和深度。不仅如此，阅读还提升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品位。阅读不仅是学习，更是享受。我们平时遇到一位杰出的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阅读却可以使我们结识许多世界级的天才。大量阅读让我见识了世界上最高贵的灵魂、最深邃的思想、最复杂的人性、最优美的文字、最迷人的风景、最精彩的人生、最曲折的生活。阅读给我这个来自山西的小姐插上了翅膀，引导我飞往更广阔的世界。

值此毕业五十周年之际，我欣喜地发现，我写的散文随笔《让生活出三世的精彩》被清华图书馆收藏并上架借阅，这算是我为母校献上的一份薄礼，也是母校对我的一份关注，为此我深怀感恩。当我在古稀之年、万里之外，遥望那壮丽的图书馆中丛林般密集的书架时，想到其中有我写的一本书便甚觉欣慰。我可爱的母校，美丽的清华园，你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希望自己无愧于你的培育。